◎作家近况

应物兄会比我们活得更长久

——李洱和他的《应物兄》

张　楚

犹如认识一条河流的方式是通过水藻与水鸟、蔓生的睡莲和野鱼，知道李洱，当然是从他的短篇小说开始的。散漫的大学时光，读他的《午后的诗学》、读他的《堕胎记》，做税务公务员了，读他的《喑哑的声音》，读他的《现场》。一个久居乡镇的文学爱好者通过那些雍容得体、从容节制的文字慢慢虚构出这个人的形象，他伶仃儒雅，额头明亮，不善言谈，眉头紧皱，仿佛随时都在思考形而上的宏阔问题。

然而这种印象很快被《花腔》打破了，一个不善言谈的人怎么会制造出那么多种嘈杂而有序的声音？那些声音形态各异且各安其命，为我们展示了什么是一个作家真正的天赋。他的复调结构不仅呈现出巴赫金所言的主体性、对话性、未完成性，而且做到了声部的不相互融合。也许可以说，一个作家在他35岁的时候，已经为我们制造了当代中国小说的技术标本。当一个白天收税的人在午夜默默合上最后一页，内心既充满了叙事的冲动，也充满了对庞然大物的某种隐秘的绝望。

然而第一次见到李洱，才发觉他长得那么瘦小，头发浓密，安静地坐在会场的角落。那是2012年春天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一次青年作家对谈。等大家都谈好了，他才慢条斯理地说，我发现你们今天说的，跟20年前我们谈的差不多。大概如此吧？就沉默了。那种沉默，到底是一种失望，抑或是沉湎于往事的沉顿恍惚？散淡的光线打在他额头，我才发现他的皱纹很深。我想象出来的那个喋喋不休的人忽然被光线轻易地割裂了，他紧张、不安，似乎更愿意隐匿于春日的花木倒影之中。这种印象随后就被打破了，没多久，在另外一个饭局上，我再次遇到了他，除了他，还有格非、苏童等前辈。那晚喝了不少酒，李洱一直在不停地讲笑话，我反应比较迟钝，等大家开始下一轮酒，我才哑然失笑，没错，他的笑话蕴藏着活色生香的烟火气，还有种书面语似的歧义性，尽管关乎饮食男女，但丝毫都不俗气。后来读《应物兄》的时候，我发觉他讲的笑话在小说里出现了。

《应物兄》该是这几个月朋友们茶余饭后议论最盛的一部小说了吧？小说的主线很简单，济州大学要成立太和研究院，海外儒学大师程济世有意归来，由此各路人马粉墨登场。让我惊讶的是，这次李洱貌似舍弃了结构上的考量，或者说，他对形式感的热爱不见了，小说的结构基本是线型。从表象来看，他采用了最原始的现实主义手法来构建他的故事和人物，《花腔》中炫目迷人的种种技术手段统统消失。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选择，在大部分作家都在为结构绞尽脑汁的时候他干脆放弃了结构上的探索，而采用了最平常最古老的叙事架构。然而真的如此吗？细读完小说我才发现，其实静水之下仍藏沟壑，比如李洱很巧妙地运用了一种隐形的复调结构，除此之外，还使用了中国作家几乎未曾使用过的对照型结构。

李洱简介：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著有《饶舌的哑巴》《遗忘》等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

20世纪诸多文学大师都是对照型结构高手，擅长在小说中将人间故事与神话宗教进行某种形式上的对照与呼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可谓是这种对照型结构的开山之作，它套用了《奥德赛》的神话模式。威廉·福克纳也擅长这种结构，在《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八月之光》中，都有着优雅随性的使用，可以说，这种结构能将尘世庸俗的日常生活以一种镜像对照的方式提升至形而上学的哲学意义，并将这种意义延宕出更为深邃复杂的普适性与当下性。《应物兄》中诸多人物都有着这种奇妙的对照，比如程济世与孔子，黄兴与子贡，小颜与颜回，何为与柏拉图，等等，正是在这种远古与今夕、圣贤与凡夫、贤达与庸俗的比照中，人物的精神世界被诡异地勾连、打通和赤裸裸地呈现了。同时我也发现，有过数面之缘的李洱兄确实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

李洱在这部小说省却了诸多惯行的小说手段去塑造人物，而是让人物在喋喋不休中面目逐渐清晰，性格逐渐确立。程德培先生在《洋葱的福祸史——从<花腔>到<应物兄>》中说："李洱是一个对言谈情有独钟的叙事者：受词语之蛊，逞口舌之快，潜沉默之语，让不同文体在记忆的纷争中解体，又在凭吊昨日之情感中有所建树；既有真言也有妄语，既有狂欢式的倾诉，也有冷峻的滑稽模仿……"的确如此。他"说话"的方式很简单，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他说，说话的地点也无非是会议室、餐厅、报告厅、会客厅，可以说，这种"说话"先天性地带有某种使命性、欺骗性与表演性，但因各司其职、各安天命，人物与身份达成了形与神的妥帖统一，这种表演性又自然而然地携带着强烈的真实感和去扁平化。正是在各路人马喋喋不休的陈述、引述、回望、质疑、反讽、自嘲中，应物兄的中直沉稳、葛道宏的空洞无物、栾廷玉的自以为是、程济世的多思不为、黄兴的狡黠享、季宗慈的狡猾多诈、敬修己的愚耿纯直、乔木的庸俗市侩斤斤计较，都丝毫毕现地得以塑造与张扬，可以说，在李洱与他们的双重喋喋不休中，在那些子经史集被引用、奇闻异事被呼应的过程中，这些人物清咙吐痰，吐纳自己的呼吸，攒动自己的面部表情，张展自己的手势，开始自己的思考，郑重其事地接纳自己的命运。在这些层次分明、逻辑严密、时而夸张荒诞的言谈中，我们得知旧的世界并未被抛弃，新的世界也未曾真正建立，在模糊难言的地带里，无论是政客还是商人，知识分子还是投机分子，都在不可避免地应物，

李　洱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魏微在一篇随笔中如此谈及李洱，她说："他是守在书房里就能自得其乐、自我完成的人，对于这一点，他自己可能也难为情的，因此口头上越发热情，频繁表达对大千世界的兴致……"深以为然。或许正是李洱的内敛，逼迫他成为了一个热爱说话幽默豁达的人。他如此懂得如何说话，说怎样的话，并在过滤后的话语体系里面悄然表达了他对这个繁复人间的忧思与反讽。在阅读《应物兄》时，我时常被人物一本正经的言语逗得大笑不止肌肉乱动，也时常为人物的深情倾诉动容神伤。有一次应物兄他们甚至出现在我的睡梦中，他们的嘴巴一直翕翕合合，面容或沉峻或焦虑，偏又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弄得我疲惫不堪。而当我在电脑前打开自己进展缓慢的小说时，我的耳畔还响彻着应物兄他们的腔调，于是赶紧关闭文档，免得他们堂而皇之地跑到另外一个世界。

我确信，如果说李洱在用汉字构建自己的城邦，那么，《应物兄》这座纸上城市已经稳稳地矗立在我们的视野里，矗立在文学史里。它气势恢宏，街衢纵横，山峦与河流共生，那些面目清晰的人穿行其间，步履匆忙，他们以他们的姿态提醒我们，他们沉溺并热爱着李洱创造出来的那个坚固世界，而且，他们会比我们活得更长久。

（作者为作家）

诗词艺术的当代价值

邢　戈

所有今天依然存在的传统艺术，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从历史深处走来，一直坚韧地生存、发展着，在当代的文化艺术领域依然占据着一席之地。比如，戏曲等舞台艺术、书画篆刻艺术、各种非遗艺术传承，以及古典音乐、诗词等。和现代艺术不同，这些带着时光痕迹的古老艺术门类多了一个任务——它们需要处理自己的艺术形态和历史的渊源、和今天的关系。如果，它们在当代的创作中，能够找到自己的艺术形式和今天的时代生活的契合点，并且能够以合适的方式恰如其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自己对于生活的思考，那么作品就比较容易放射出历久弥新的、蕴含着当代价值的光芒。

在这些古老艺术进行当代表达的时候，有两点弥足珍贵：一是尊重艺术创作规律，传承这种艺术体裁所承载的、前人留下来的宝贵经验；二是与当代生活相贯通，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以充满生命力的作品奉献给今天的读者和观众，以崭新的内容和精湛的技艺向自己的古老传统致敬，同时大胆走进当代沸腾的生活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对诗词的观察，就非常需要回归到对诗词艺术创作本身的考察上来，这样可以简洁很多，那些因为历史、审美惯性等原因而附加在诗词身上的种种繁杂斑驳的东西就比较容易被剥掉。一个简单的评价标准是：作为艺术作品，今天的诗词如果仍然能够用情感的力量深深打动人心、抚慰灵魂，用理性的光芒照亮生活、揭示生命的存在，就说明它的存在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古人的笔下，我们仍然听得见铁马金戈、看得见大漠冰河、感受得到杀敌复国的豪气或依依惜别的不舍，这是历千载而不变的心灵交流，是超越时空的情感信息在时时激荡。那么，在今人的笔下，是否听得见时代的交响、看得见世界的纷纭、感受得到现代人生存的质感呢？很欣慰，在一些优秀的当代诗歌作品里，我们仍然是听得到、看得见、感受得到的。

当代的优秀作品，呈现了当下的生活和情感并做了当代的表达，它们对生活进行了独特的观察，也进行了独特的淬炼，将情感与艺术形式作了别具匠心的结合。诗词独特的"有意味的形式"给予了作者无限的挥洒空间。

当然，优秀的作品毕竟还太少太少。

诗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在一个时代是否能够找到它的一席之地，还要看它在那个时代里所面对的审美接受的情况。或者换言之，要看它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和时代价值。诗词创作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个人创作，强调创作主体的主观艺术体验，与个人的精神境界、眼界情怀、文化品位，以及审美偏好、表达风格等等有直接的关系，作品的品质和段位也就由此而决定了。

从审美接受的角度看，诗词创作的这一特点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都非常不同，比如，舞台艺术要考虑上座率，影视创作要考虑票房和收视率，书画展要考虑参观者的数量，也就是要明明白白地考虑观众的接受，而诗词在这一点上非常不一样，因为诗词创作首先是创作者个体生命情感的抒发，它的读者基本是随机的有缘之人，所以通常来看，诗词在创作的时候，审美对象感就比较淡薄，它的审美接受通常也难以普泛。尤其是在当今的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方式不断在变化，社会大众的生活状态、情感节奏、审美方式等等也在不断变化，诗词如何能够契入当代人的心灵，是一个特别值得深入探索的课题。

在当代的文化和文学环境中，诗词创作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由诗词作品本身与审美接受的互动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作为评论家，可以引导大众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懂得去欣赏诗词之美，但是，不可能越俎代庖，为诗词创作刻意去安排其在当代文学中的座次。

我们寻找诗词的当代价值，可能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当代表达是所有传统艺术形态共同面临的时代命题，每一个艺术门类的具体答案各自不同。属于诗词的独特答案是什么？

艺术是对生活独特的发现，当代诗词创作对当代生活有什么独特的发现？

情感与形式相结合的探索是艺术创新的灵魂，当代诗词创作在这方面究竟做了什么样的尝试？

◎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研究

砍碎女性内心的冰海

——张惠雯的女性书写

戴瑶琴

张惠雯重视对人的幽微心理世界的探寻。新世纪以来，无论是回归乡土还是着眼都市，她持续关切人生处境之难和人心面向之变。如若细读其20年作品，我们能很迅速地触及小说的硬核，即在语言的抒情性之下，流动着直接、尖锐的表达，而这种表达源发于对人性论题的介入和对生存锐痛的悲悯。

作者对小说艺术技巧一直保持创作自觉。近年她主动地卸下抒情的古典，更贴近朴拙的现实主义，甚至是精准的自然主义。张惠雯能调动随意随性的叙述以唤起读者的共情，从总体上看，作品从中国故事与他国故事两个向度各有侧重地刻画现实。《爱》《古柳官河》《如火的八月》《垂老别》《寻找少红》从地域、乡村、留守人群实施"他审"；《岁暮》《旅途》《欢乐》《梦中的夏天》《沉默的母亲》《二人世界》《雪从南方来》从现时态、新移民、精神世界完成"自审"。

2016年至今，她更集中笔力于他国故事写作，对女性心理空间深广度的探察和表现，是其最重要的审思落点。女性书写的表征，我认为首先是关心女性，严肃地检审后吐露女性的真实诉求；其次是现实性，跟踪并把握女性现时态的即时心理，以此反观女性成长的阶段性与终极性。张惠雯收集海外新移民女性于当下、在他乡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从情绪的浮现切入，呈现个体女性的孤独和女性集体的压抑。同时，她更进一步细化目标，定位于全职太太，揭晓女性在现在时域中的所思所想所求。这一群体在中外有相异认定、且都有相当数量，之前新移民小说并没有深度解析其处境，张惠雯开掘其精神世界的坚硬度与柔韧性，一方面白描她们的疑惧和烦闷，一方面传达她们的愿景及期待。寻找是小说的核心主题，近期作品里，寻找被明确化为寻找自我。压抑、烦闷、燥郁等种种情绪催生出现代病，我发现其病症与留学生文学奠基作《又见棕榈，又见棕榈》里牟天磊的心理病有某种相似。从《旅途》《场景》《沉默的母亲》到《二人世界》，"她"一再被命运扼住咽喉，即将窒息，可仍旧不甘心遁入佛系，而是竭力拉扯各种方法解救自己。患了厌食症的沃克太太（《沉默的母亲》）却迷之肥胖，在被监管的生存里，独处时偷吃垃圾食品是她唯一可以由自己控制的行为。"她"（《二人世界》）初为人母后，必须一再做减法，放弃工作、审美、欲念，就如猛兽般，先把过去的自己全然吞下去。

中西价值观是海外华文小说所展现的中西文化比较的常规视点，但张惠雯作品里的中西比较，从根本上说，落点并不是文化观、价值观的差异，而是着力于由人性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这一视角，我觉得这是她对新移民文学路径的一处突破。例如《沉默的母亲》里，不是美国人沃克，而就是沃克，是他这个个体，需要"一个贤惠、顾家、爱生养孩子同时不虚荣的妻子。"从这个角度延展，作者主要重视命运共同体层面的体验。《欢乐》里的吉姆在圣诞大聚会时宣布"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和谐，你们的妻子都会说英语"，而他的萝拉却要"注册一个汉语班"！张惠雯反思人类共有的困境——它不分种族、国籍、地域，从本质上看，她将女性书写置于宏阔思域之中，预设的是解决归属女性的困惑和求索，而不是只专属华人新移民女性的个别问题。立足作品，我们解析其写作策略。首先，小说有一个统一的女性概念。其次，作品坚守的思想立场是"她"只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无需向他人解释。第三，女性成长中的共性困境为"你爱的人和你不喜欢的生活捆绑在一起"（《沉默的母亲》），但其又必须做出抉择，"往往是这样，你得到了一样，就失去了另一样，而你难以判断哪一样更好，哪一样对你更重要。"（《感情生活》）

作家张惠雯

小说搭建出各条小径通达女性的内心空间。张惠雯并非是表面化描写情绪的波动或情感的挣扎，而是秉持严肃的女性自审，从琐碎的生活细节中整理心理轨迹，提醒女性去正视、去取舍、去接纳。自审的张力，来自反击与顺从的持续交锋；自审的结果，导向成长。但成长是渐进式的，它因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屡次干预而被迫中断再接续。自审在女性与世界之间设立了一道屏障，女性的自审是将自我从外在的、表面的迹象中解放出来。然而认识之后呢？是决然的抵制、拒绝和抛弃吗？张惠雯让女性选择了沉默，《二人世界》将是转折点，沉默不是隐忍，而是蓄力，事实上她已将现代病视为女性成长的必经阶段，女性在理解自己后重塑自己。在小说中，一再出现的光是一项隐喻，张惠雯从《一瞬间的光线、阴影和色彩》开始，就埋设"相信未来"的彩蛋。

张惠雯选择用对话来披露人物的精神。在小说中安排了显隐两重对话系统。一是人物之间的显性对话，即"她"和"他"，以不同组合呈现，如"我"与丈夫、"我"与旧友、"我"与父亲，通过两者的对话与反诘，一步步呈现两性在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差异。另一是主体与其自我的隐形对话。自我对主体穷追不舍地提出问题，逼迫"她"暴露更隐秘的情感、更隐私的欲念。

卡夫卡在20岁时写下"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这句话，张惠雯小说对当前女性精神探索的精准表达，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文学效果。

第十一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启动

以"弘扬五四精神，放飞文学梦想"为主题的第十一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北京赛区日前在京启动，活动由鲁迅文化基金会主办。为了进一步弘扬鲁迅精神，推动现代中国文化创新发展，鲁迅之子周海婴在生前创建了以"尊重母语、学习语文、独立思考、培养韧性"为宗旨的鲁迅青少年文学奖。从2009年创立至今，该奖已成功举办10届，10年来吸引了来自全球11个国家的超过1000万学生携原创作品参赛，影响范围覆盖全球上亿华人青少年群体，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以鲁迅精神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中国文化公益赛事。

本赛事包括写作、书法、朗诵三项，参赛对象为35岁以下青少年。（李　冬）